

# 梅柳依依情

□宋殿儒

置身于冬与春的交接口岸,和朋友惜别, 踱步于梅与柳的风影里,顿觉有种浓重的文化心思袭上心头——梅儿还没绽放,可冬要去了,柳枝已泛鹅黄,且春要迎了。离人之惜也就相衬旁移出一份青青的春心,依依的不舍。

和朋友深深地吻过香梅,就轻步移影于杨柳岸边,执手道别,泪欲出脸,空手难舍之下,不由心就忽生折柳赠别之念,然,急步轻折之下,一枝蹲满鹅黄的柳枝便捧至朋友手上……四目相对中,心魂突然就飘过千年柳岸……

无论是隋唐杨柳折枝情,还是元明柳岸别愁泪,都在中华诗词与中华诗人的品行中有了关联的情影。做人我们有数千年 “文人品高”的内秀,行事,我们有千年不改的正直与钟情。诗性,也常常会托物抒怀。杨柳就是古诗人最具欣赏度的一种诗意物象。诗人在春风得意之时,会首先借助杨柳知春的生物特性,讴歌春回大地,万物生机的的美好自然,更会托物抒发昂扬吐气的精神风貌。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

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这首诗就是借咏咏春的最佳写照。初春二月正是春回与凌寒并存的时节。而这时一岸杨柳却先人一步翠出了春的一袭消息,这是何等高尚的品格啊!作者运用拟人和反衬的手法,讴歌杨柳品格的同时也极大地抒发了二月春风般的惬意情怀。究竟是二月春风 “剪成”了杨柳,还是杨柳舞动了春风?诗人点到为止,为读者留下了满是春风荡漾的颂歌世界。

折枝相望灞桥头,双泪悲送千古心。说的是古人在京都官道的灞桥柳岸上折柳送别亲友的情景,古人所说的杨柳实指为柳。柳树是种知春而易栽的树种。古人在送别亲友时,难舍难分之下,就清高地折一段柳枝送于亲友。一是有意送一路春风般的祝愿,二是把自己的一片切腹之情托付给柳枝,希望彼此的情谊像柳枝一样能在异地生根发芽。

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,其中折柳送别就是一个铁的见证。古人讲就高雅清正,简约而厚重的礼尚往来。唾弃那些腐朽的物质欲望,与现今的一些腐败物欲文化是截然不同。

宋代辛弃疾的一首《菩萨蛮·送

祐之弟归浮梁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

“无情最是江头柳。长条折尽还依旧。木叶下平湖。雁来书有无。

雁无书尚可。妙语凭谁和。风雨断肠时。小山生桂枝。”

辛弃疾是宋朝主张抗金,与朝政不和的词人。一腔报国忧民之心,在那暗淡无光的当朝只能以诗词来抒发心中忧愤。该词借折柳送别抒发了自己对亲人和朋友的不舍与缅怀。并且也强烈地抒发了对朝政的不满情绪。诗人开句说“无情”,其实是借杨柳反说亲朋之间深厚的情谊。也许岸边的柳枝都被离人折尽,而柳树仍然在风雨中站定,生出新枝,等待新的离人折别……别离是无期的,而情谊是无损的。因为离人会拿此岸的柳枝,栽活彼岸的柳树。情谊赋予杨柳枝,他乡异地弄春风。离人在彼此之间,也会睹柳思念往日的深情厚谊。虽然离人天涯会杳无音信,然而春风夏雨中的杨柳会传递他们彼此的念想和依恋。人为情所系,柳为情生枝。有情扶杨柳,无情柳自伤。从古至今,人们都崇尚杨柳这个情种信物。特别是在古人那里,若没有“为伊赋春秋”的杨

柳岸,不敢想象,那种撕心裂肺的离别之情该借什么释怀……

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中有句: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行道迟迟,载渴载饥。我心忧伤,莫知我哀!”也传递是睹柳思亲的情景。

《采薇》一诗是写西周时期一位饱受服役思家之苦的戍边战士,在归途中看到春风荡漾的翠柳,而忽而所思所想。然而在九死一生归来之际,看到了曾经杨柳依依的美好景象,难免痛定思痛。加之归途艰难,又饥又渴,怎不悲从中来!该诗叙述了他转战边陲的艰苦生活,表达了他爱国恋家、忧时伤事的感情……

重情重义的民族必然也是个容易感怀的民族。在我们数千年的诗意密码中,不难找到维系情感的杨柳。人类的心田有时候可以被荒漠,而情感世界的彼岸杨柳却永远会站在春风里守候。既是被柳永的《雨霖铃》伤成一抹秋黄的“晓风残月”“念去去,千里烟波,暮霭沉沉楚天阔”。那也要逾越残冬成春歌……

但愿人长久,彼岸有柳青。

执手扶梅去,满目中华情。

## 盼 年

□沈长洪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随着腊八节的到来,年的脚步,真的近了。

腊八在我的印象里,就是年的开始。腊八节那天,随着暖融融、热呼呼,浓香的八宝粥入胃,也就拉开了年的序幕。

小时候最喜欢过年。那时的乡下虽然没有现在富足,但也充满着无比喜悦和快乐。过了腊八没几天,学校就开始放寒假了,扔了书包,儿时的我们整天不是打雪仗,就是东奔西跑,犹如撒缰的野马,把整个村子都搅得沸腾起来。

不同于父母的训斥,爷爷奶奶抑制不住的笑意里,却满是宽容和溺爱:“由他们乐吧,这不要过年了嘛!”

过年图得就是喜庆,图得就是快乐,过年,也充斥着儿时满满的期待。期待父亲带回响亮的鞭炮,期待爷爷的红包,母亲的新衣;更期待奶奶歌谣中那些年味美食。

如果说腊八是年的开始,而真正的年味,是从二十三开始的。每每听到奶奶歌谣里唱着:“二十三糖瓜粘,二十五做豆腐,二十六煮猪肉,二十七杀年鸡,”就忍不住馋涎欲滴了。再想想三十晚上那一大桌子的年夜饭,做梦都盼着年三十快点到来。

而三十过后,就是拜年串亲戚,跟着父母提着礼物,一直要串到正月十五,年的热度才能稍减。在儿时的记忆里,那时的年,从腊八可以绵长到二二二,真可谓年味十足。

那时的生活并不富足,却依然挡不住人们盼年的热情。而如今,我对年的期待反而淡了许多。母亲笑着解释道:“以前盼过年,是因为只有过年,才能穿新衣,才能吃到那些平时吃不到的东西。如今日子好啦,什么时候都跟过年没有两样了,当然也就淡了。不过,过年盼团圆,永远都是一样的。”

是啊,年不仅代表喜庆欢乐,更代表的是团圆。一年到头,无论我们身在何方,身处何地,过年时最期盼的,就是回家过年。

随着一场场大雪飘落,年的气息已经开始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,而红色的福字、对联也已经摆上了街头,预示着年的临近。儿子稚声问母亲:“是不是过年了,我就长大了?”母亲笑意盈盈地回道:“是啊,过年了,你又长大了一岁。好日子,又要开始啦!”

我喜欢白雪皑皑的冬季,我更喜欢年味里,那每一次的团圆相聚。生命里每个团圆时的笑脸,在记忆里都是那么满足而深刻。因为有年,我记起每个冬天的美丽,有着无尽美好的回忆,内心充满感激。

年,不仅是一年的结束,更是新一年的开始。浓淡相宜的年味里,也寄托着人们无限期许。年到了,春天还会远吗?又是一个播种的季节会随着而来,充满着希冀和希望。

年,要来了。有年的渲染,冬才洋溢着生动;有年的冬季,才充满了温情与喜悦。如今,盼望着,盼望着,年的脚步已经在心头踏响,我们要做的,只剩下期待。

## 观黄河壶口瀑布

□徐业山

以前,我只在报纸或电视屏幕上看到过“天下奇观”壶口大瀑布,领略过它的雄奇和壮丽。这一次,我随团出游,真的近在咫尺观赏到它的飞花灵动以及惊天动地般的轰鸣声,不由得联想起大诗人李白的诗句: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来。

我们这次所看的,是陕西宜川县内的黄河壶口瀑布。其河水对面是大禹治水庙,在此把陕晋分在河两边,中间以一座桥梁相连接。它的上游约 300 至 500 米宽。下游逐渐变窄,不少地方只有三四十米宽。因此,便出现上流水缓慢,下游因水位落差大、水流冲击力也大,故产生激流奔腾、瀑布叠出的壮观奇景,令人惊叹不已。

这天中午,我们沿“黄河壶口瀑布国家地质公园(陕西)导游图”到达观瀑区。只见宽阔河床的细土路上,一抹约一公里长的游人队伍像赶大集似的涌向瀑布一侧,大家纷纷拿着手机相机争拍奇观。我们一行人也在离大瀑布约 200 米处下

车,然后向北踏上石阶、登上蓝色石板小桥,一点一点靠近瀑布。还在远处时,就听到一阵阵响雷般轰鸣声以及游人们的惊叫声。

离景点还有十多米,我赶紧下到陡峭的石阶下。放眼正前方细看一会,就觉得这出瀑布让人迷恋流连的三个特点:一是一接接一阵的浪打浪如雷贯耳响彻大地,近距离大声说话都听不清,足见其撞击力特大。二是 20 多米宽的飞龙腾空从未见过。最高的浪尖与浪尖相互击打,溅起的水花直冲云霄,足有二三十米高,又像仙女散花般落下来砸在水面上,形成千朵万朵怒放的花朵。恰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里描述的那样:大弦嘈嘈如急雨,小弦切切如私语。嘈嘈切切错杂弹,大珠小珠落玉盘。三是飞花与狂瀑相映相拥互推赶,构成浑然一体、相得益彰的壮美景象和诗意美感,让人流连忘返!

因宜川境内黄河壶口瀑布声名远扬,又系国家五 A 级风景名胜地,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欣赏它的美景,充分彰显其中华文明不朽江山之瑰丽一隅。

## 说句心里话

□钱致远

在我上一年级时,我就有太多太多的心里话想说,简直像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,又像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一样永远流不尽,我真想把这些心里话尽情的说出来,但没有那个胆量,我也不敢跟别人私底下小声的说,今天,我要把我的心里话说个痛痛快快,解开我那郁闷的大门。

先说学校的事吧。一天早上,不知道怎么的(其实我也忘了),焦芸畅就说我烦,我当时很伤心,又听焦芸畅说汪同学认为我学习在退步。我问汪同学,你上次语文考 86 分,我比你多 8 分,你凭什么说我学习在退步,你考试也没我分数多,我还认为你学习在退步呢。然后气呼呼的走了,其中还有些伤心。

讲到考试,我又要说了,英语第五单元测试才考 99 分,15 个 100 分,我的名次是第 16 名。当时发到试卷,都不

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情绪非常低落。一开始还自信满满的认为是 100 分。紧接着,刘季凯又说我,他“笑眯眯”地对我说“你在班上都倒数了,我考的比你高哟”。接着还唱起了歌,我真想给他一拳,但是又不敢。真想说他考 100 分又怎么,但是没有那个勇气。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,考试那么差,还被同学欺负,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,想流,但流不出来。看着刘季凯得瑟的样子,我的心里像打破了五味瓶,生气、愤怒中带着一种伤心。

上课时,我也被老师批评,一是上课“演”出窃窃私语的动作,被老师以为真在讲话。二是上数学课一不小心插了嘴,后来整整一天都很伤心,这可是我第一次被老师批评啊!

我的心里话还远远不止这些,但今天,我很痛快了,我把心里话讲了一个够。

## 安静的午后

□徐长顺

我想,能有一个安静的午后,一杯花茶,一缕阳光,一段音乐,然后捧一本心爱的小说,慵懒地依于窗下。

品书、品茶、品音乐、品着温暖阳光的午后时光,品一个人时的幸福。

我想,可以在一个带着露珠的清晨,约上三、五个知己好友,踩着单车,飞奔于城外广阔的乡间小路上,看那红红的朝阳徐徐升起,温柔地触摸着脚下的尘土和小草,看田野间大片垂着露珠的油菜花,披着朝阳舞动着醉人的芳香。

我想,我的心是否已经盛得太满。茶已冷却,书的封面已是尘烟累累,无数个带着露珠的清晨,我想象着温柔的朝阳照耀着的金黄油菜花地,然后飞奔于每个喧闹的城市街口,踩着准点的钟声踏上生

活的征程。

我想,能有点时间于某个宁静的夜晚,抱着电视遥控器反复转换,安安静静地看上一段自己钟爱的节目,我可以对着那不停闪烁的画面自由地哭,放肆地笑。

我想我做到了。窗外已是灯火通明,客厅里电视画面清清楚楚地显示着那部早已过气的电影,我捧着一杯早已冷却的咖啡,蜷在客厅的一角,只持续了数秒,却突然因一个熟悉的画面有些想念,某段时光,某个段落,某个人。

窗外,弦月如弓般弯起一方澄净的天空,似有微风轻拂。

夜,凉如水。

拥被,入眠,月儿清冷的气息已悄然隐去。

我知道,我又一次错过了朗朗圆月。

## 走过屯溪老街

□黄春山

这里曾经留下郁达夫的足迹,或许旅行家徐霞客也从这里路过,二里半的石板街上处处浸润着徽商的前世今生,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历史人文……“新安江水碧悠悠,两岸人家散若舟。几夜屯溪桥下梦,断肠春色似扬州。”——郁达夫先生 80 多年前留下的诗句,表达了对新安江畔屯溪山城秀美景色的由衷赞许;或许在这里吃过什么买过什么……

2017 年 11 月 20 日,那是一个初冬,我来到这里,缓步踏走在宽 5—8 米的石板路上,观赏着由一条直街、三条横街、18 条巷子绘制的“清明上河图”,心灵穿越了时空,思游到遥远的过去……



## 被雨淋湿的老街

□杨勤华

再过不上一个月,就过年了。按耐不住莫名的躁动,我再一次回到了我的故乡黄雒!春天,我回来过,田野里的油菜花可以作证;夏天,我也回来过,黄雒河水会告诉你;秋天,我还回来过,不信?问一问老街的石板路!哦!冬天了——就要过年了,我哪能不回来呢。我要看一看我的老街,我早就想感受一下,那已有许多年不曾感受过的家乡渐渐浓烈的年味……

不巧,老天下了雨,冬天的雨和春天的雨是不一样的,没有那种把什么都淋湿了但依然不失温情的愉悦,而是那种将阴冷悄悄地弥散开来,再渗入到人的身子里,并将人的情绪也裹挟得和雨一般潮湿的滋味。

就是在这样的情绪渲染下,我走在老街上。那些记忆中的年味呢?我努力去搜寻和发现——没

有,怎就没有了呢?街道还是原来的街道,老屋依旧是原来的老屋,可是……可是……哦,是否被雨水打湿了?亦或是在雨中融化了?不能呀!你的近千年的积淀,曾经历过自南宋以来数个朝代的风雨侵袭,怎就经不起一场阴冷的寒雨呢?

妻撑着雨伞陪着我,我们夫妇俩踩着滴滴答答的雨声,慢行在寒冷的街道上。虽说是上午的天气却像黄昏一般的暗淡,雨水将石板浸湿得有些滑腻,被近八百多年岁月打磨的青石板,也已经显出了老态,它们相互拥挤挨挨着,每一颗雨滴的敲打都会让它们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。在一些石板的凹陷处,还积着浅浅的雨水,那雨水很清澈,清澈得让我有些心酸。街道两旁被雨水打湿的老屋们似一张张枯瘦干瘪的脸,没有一丝光泽,却倒有一些愁苦,和一些哀怨,且还有几分莫名的冷漠。我仰起脸,左边

街道那栋熟悉的两层木板楼房的屋檐上,有一排细细的雨滴在此起彼伏地往下跌落,就像在弹奏一支杂乱的曲子,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,让雨滴落到我的手心里,雨,真的好凉,一直凉到我的心里,我不由得打了个冷颤,哦,陡然间我与老街有了一种奇妙的感应——我终于晓得了,老街,你有许多的委屈和不甘;我更晓得,你有许多的期待和期盼。多少年了,你就这么地委屈着;多少年了,你就这么地期盼着,你的繁华已经变成远远的香烟;你的八百多年荣耀的历史,已经封存在那些过往的记忆里。而你,又怎甘心就这样默默地将自己遗弃在历史的长河里?

是的,你本不该就这么变成一波冲上沙滩的浪花,你的来自南宋年间的气息,本足以让你拥有昂首阔步的勇气和淡看云卷云舒的自信,然而……然而呀……你又怎能不知,有多

少繁华能够经得住岁月的敲打?又有多少的历史能够经得起雨水的冲刷?我闭上眼,任雨水敲击着我失落的思绪……都说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,曾几何时,老街总是一副不变的温情,就连寒冬的雨天也透着浓浓的欢快,那个两脚溅着雨水将书包顶在头顶上,一路淋着寒雨,一路唱着:“在雨中,我见过你,在夜里,我吻过你……”的少年,如今也已人过中年,走在老街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浪漫了,眼里触摸到的是已与过往脱节的一阵阵的心酸……

雨,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,没有丝毫停下的迹象。街道上只有我和妻在踽踽而行,老街是如此的清冷和孤寂。妻叹了一口气,幽幽地问:“怎这么安静呢?”

我低下头,旋又仰起脸,有些茫然地说:“或许……过年时,老街就会热闹了。”

